

从“醒”的语义扩展看概念域的历史演变

贾燕子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文章采用事实描写与理论解释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运用词汇语义学、历史词汇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 以“醒”由酒醒义引申出睡醒义、苏醒义和尚未入睡义的跨域语义扩展为主线, 分先秦西汉、东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 考察了“酒醒”“苏醒”“睡醒”三个概念域主要成员的历史演变情况。主要结论有: 理清了“醒”跨域词义扩展的时间和过程, 勾勒了三个概念域主导词的历时更替和语义演变过程, 发现三个概念域之间成员的跨域演变具有不对称性。

[关键词] 醒; “酒醒”概念域; “苏醒”概念域; “睡醒”概念域; 跨域演变

[中图分类号] H 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1-0107-09

以概念场为背景, 考察其中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是研究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1]但以往的此类研究, 大都以某一概念域为对象, 很少有学者关注几个有密切关系概念域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表示“酒醉后神智恢复正常状态”“麻醉或昏迷后神智恢复正常状态”“睡眠状态结束, 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概念的聚合分别称为“酒醒”概念域、“苏醒”概念域和“睡醒”概念域, 现代汉语这三个概念域共享一个强势主导词“醒”。^①上古时期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酒醒”概念域专用“醒”, “苏醒”概念域主要用“苏”, “睡醒”概念域则“觉”“寤”并用。从上古到现代汉语, 三个概念域的成员发生了哪些变化? “醒”是何时从酒醒义扩展出苏醒义和睡醒义的? 又是何时成为“苏醒”和“睡醒”概念域的主导词的? 下面, 拟分先秦西汉、东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 结合文献用例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一、先秦西汉

先秦西汉时期, “酒醒”“苏醒”“睡醒”三个概念域界限分明, 各域的主导成员语义上互不相干。“苏”是“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 “醒”是“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 受文献内容的限制, 两词的文献分布率和使用频率都不高。“睡醒”概念域有两个成员“觉”和“寤”, 春秋时期两者在语义上有明显区别, 战国以后语义逐渐混同。“醒”“苏”“觉”“寤”在先秦西汉的使用情况参见表1。

“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是“醒”, 《说文解字·新附·酉部》: “醒, 醉解也。”^{[2]496}《广韵·青韵》: “醒, 酒醒。”^{[3]195}先秦西汉时期, “醒”仅用于表示本义酒醉后恢复正常状态。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姜与子犯谋, 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4]407}“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为“苏”, 字形亦作“稣”“甦”。《说文解字·卪

[收稿日期] 2018-10-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40015); 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FJ2017B116);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1741); 闽南师范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MS201705)

[作者简介] 贾燕子(1974—), 女, 河南漯河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

①《现代汉语词典》“醒”字条前两个义项为: “①酒醉、麻醉或昏迷后神智恢复正常状态。②睡眠状态结束, 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也指尚未入睡。”参见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468。

部：“苏，桂荏也。”^{[2]16}“苏”的本义当为植物名，即紫苏，又名桂荏。《小尔雅·广名》：“死而复生谓之苏。”^{[5]82}《广韵》：“稣，息也，舒悦也，死而更生也。”^{[3]84}“苏”指昏死后恢复正常状态。如《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4]696}

表 1 “醒”“苏”“觉”“寤”在先秦西汉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苏	觉	寤
先秦	《诗经》	—	—	1	15
	《论语》	—	—	—	—
	《左传》	2	2	1	—
	《孟子》	—	—	—	—
	《韩非子》	—	—	2	—
	《吕氏春秋》	1	—	—	2
	医书文献	1	—	—	4
西汉	《淮南子》	—	1	3	—
	《盐铁论》	—	—	1	1
	《说苑》	1	1	1	—
	《史记》	1	—	4	8

此期“睡醒”概念域有“寤”和“觉”两个成员。寤，《说文解字·宀部》：“寤，寐觉而有言曰寤。”^{[2]245②}“觉而有言”可能是从《诗经·卫风·考盘》“独寐寤言，永矢弗谖”^{[6]678}产生的联想，这是不确切的。“独寐寤言”中“寤”是对“寐”说的，醒后自语仅是一种巧合。“寤”只是睡醒，与表示睡着的“寐”“睡”相对，与言无关。^{[2]802-803}《小尔雅·广言》：“寤，觉也。”^{[5]40}《诗经》中“寤”的出现次数很多，且都和其他动词并列连用，有“寤寐、寤言、寤歌、寤叹、寤言”等，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传：“寤，觉。

寐，寢也。”^{[6]571}觉，《说文解字·见部》：“觉，寤也。从见，学省声。”^{[2]285}《广韵》古岳切，见母觉韵入声，音 jué。^{[3]464③}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觉，寤也。谓眠后觉也。”^{[7]12}“觉”本义当为睡眠后恢复清醒状态，其表本义时多和“寐、寢、梦”等同现。例如《诗经·王风·兔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6]702}

王凤阳曾指出，上古“觉”和“寤”虽然都可以和“寐”“睡”等构成反义，但其语义上是有区别的：“寤”是一般说法，指自然睡醒；“觉”则常常指受到某种刺激或惊吓而猛然醒来。正因为如此，“觉”常和“梦”构成反义，如“如梦方觉、大梦谁先觉”等。这种与“梦”相对的醒来义一般不用“寤”。^{[8]802-803}笔者赞成以上分析，需要补充的是，“寐”“睡”语义上的此种区别在春秋时期较为明显，到战国时期已渐趋消亡。如《吕氏春秋·离俗》：“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縞之冠，丹绩之袍，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9]79}例中的“寤”与“梦”相对使用，且指受到惊吓而猛然醒来。从使用频率来看，此期“觉”的文献分布比“寤”广，“寤”的出现总数比“觉”高。在句法功能上，两者都主要充当谓语，多独用，或受“不、乃、未、大、遽然、惕然”等修饰组成状中结构。如《战国策·魏策二》：“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10]316}

二、东汉至隋

东汉至隋，“苏”和“醒”仍分别是“苏醒”“酒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觉”和“寤”是“睡醒”概念域的两个主要成员，且“觉”在数量上更具优势，这些成员的出现频率

① 表 1 中“医书文献”包括《黄帝灵枢经》和《素问》。仅统计各文献中“醒”表酒醒义、“苏”表苏醒义、“觉”和“寤”表睡醒义的用例，未做说明的文献都全文统计，以下表 2 表 3 表 4 同。

② 按：悟，是“寤”醒悟、觉悟义的分化字。文献中偶见“悟”表示睡醒义的用例，如汉王充《论衡·问孔》：“行事，适有卧厌不悟者，谓此为天所厌邪？”（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411）

③ “觉”有两个读音：《广韵》古岳切，见母觉韵入声，音 jué；《广韵》古孝切，见母效韵去声，音 jiào（陈彭年，丘雍编，《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464）。按照《说文》的解释，表示“睡醒”义的“觉”当读为 jué（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285）。

与前期相比都有所增加。六朝时期，“醒”的义域逐渐扩大，开始进入“苏醒”“睡醒”概念域，但用例很少；“觉”“寤”也进入了“苏

醒”概念域，用例也不多见。以上成员在东汉至隋几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2。

表2 “醒”“苏”“觉”“寤”在东汉至隋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苏醒	苏	觉	寤
		酒醒	睡醒				
东汉	《论衡》	—	—	—	—	11	—
	《风俗通义》	—	—	—	1	—	3
	佛经文献	—	—	—	—	17	5
	医书文献	—	—	—	1	—	—
魏晋	《三国志》	1	—	—	4	5	11
	《古小说钩沉》	5	6	—	24	44	14
南北朝	《搜神记》	4	—	1	12	25	5
	《世说新语》	1	—	—	—	5	—

东汉至隋，“睡醒”概念域最明显的变化是，“觉”和“寤”在语义上已完全等同。首先，此期出现了“梦寤、寝寤、眠觉、梦觉、睡觉”连用的形式。例如东汉康孟详、竺大力、昙果《修行本起经·出家品第五》：“二女梦寤，怪未曾有，即启语父。”^{[11]184}其次，“觉”“寤”可以出现在同一部著作的同一段话中，语义完全相同，如例（1）例（2）。从文献用例来看，此期多数文献中“觉”都比“寤”更为常用，其句法功能也更为强大。“觉”的主要句法功能仍是做谓语，组成的状中结构有“亦觉、既觉、不觉、忽然而觉”等；可和“而VP”组成连动式，如“觉而问之、觉而恐惧”等；也可用在动词后充当结果补语，如例（3）。而“寤”仅独用作谓语，或受状语修饰构成“宵寤、惊寤、亦寤、遂寤、不复寤”等状中结构。

（1）太子问之：“何故惊寤？”对曰：“向者梦中见，须弥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灭，头髻堕地，人夺我盖，是故惊觉。”（康孟详、竺大力、昙果《修行本起经·出家品第五》）

（2）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彼高屋上，初夜中夜，不得睡眠。今方始眠，使白唤觉。（《贤愚经》卷四《摩诃那优婆夷品》）

此期“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苏”，仍专指昏死后恢复正常状态。例如《金匱要略方论·杂疗方第二十三》：“救卒死，客忤死，还魂汤主之方……药下复者取一升，须臾立苏。”^{[12]107}也偶见“寤”“觉”表示该义的用例，如晋陶潜《搜神后记》卷四：“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13]42}《论衡·怪奇》：“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觉言：‘我之帝所，有熊来，帝命我射之，中，熊死。’”^{[14]162}

六朝时期，“醒”从酒醒义开始向睡醒义、苏醒义扩展，入侵“睡醒”“苏醒”概念域。在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醒”兼表从酒醉和睡眠后恢复清醒状态的用例，如例（4）。但这样的例子在此期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说明此期“醒”义域的扩大尚处于萌芽阶段。

（4）（县令）饮噉醉饱，便卧檐下。稍醒而觉体痒，爬搔隐疹，因而成癩，十许年死。（《颜氏家训·养生》）

（5）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左右鬼神

^① 表2中佛经文献指6种佛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内藏百宝经》《道行般若经》《修行本起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中本起经》，医书文献包括《金匱要略方论》和《伤寒论》，《搜神记》为晋干宝撰二十卷本。

投稿网址：<http://xuebao.jmu.edu.cn/>

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人。文规索水喂之，乃醒。（《古小说钩沈》上）

（6）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古小说钩沈》上）

三、唐 宋

唐宋时期，“醒”呈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义

域进一步扩大。“酒醒”概念域仍主要用“醒”，也偶见用“寤”和“觉”。“苏醒”概念域仍主要用“苏”，其次用“醒”，“寤”“觉”的用例极少，又出现了新成员“苏醒”。“睡醒”概念域的三个成员中，“觉”在文献分布率和使用频率上都占绝对优势地位，“醒”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寤”则呈现出明显的衰亡趋势。三个概念域主要成员在唐宋几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3。

表3 “醒”“苏”“苏醒”“觉”“寤”在唐宋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苏	苏醒	觉	寤
		酒醒	睡醒	苏醒				
唐代	义净译经六部	5	4	1	4/1	1	32	0/4
	《玄怪录》	2	1	1	5	—	3	0/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	—	—	—	—	—	0/1
	《敦煌变文校注》	4	2	2	5	—	20	—
	《全唐诗》	127	—	14	3	—	110	5/8
	《祖堂集》	1	—	—	—	—	11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	—	—	—	—	1	—
宋代	《朱子语类辑略》	—	—	3	—	—	—	1/3
	《三朝北盟会编》	—	—	—	—	—	—	—
	《搜神记》	4	—	1	—	—	7	—
	话本六种	2	—	2	—	4	3	—

经过东汉至隋的孕育，到唐宋时期，“醒”扩大的义域已经比较稳固，表示“睡醒”义的用例如元稹《冬白纻》：“寝醒阁报门无事，子胥死后言为讳。”^{[15]1414}表示“苏醒”义的用例如《敦煌变文校注·双恩记》：“草中拾得身，扞摸觅途路。迷闷虽半醒，疼痛何申诉。”^{[16]1096}此外，“醒”的义域进一步扩大，可表示从思绪、迷惑、狂妄等中恢复正常状态，此用法多出现在诗歌中。如李商隐《寄太原卢司空三十韵（卢钧）》：“按甲神初静，挥戈思欲醒。”^{[15]2346}施肩吾

《早春残雪》：“云路迷初醒，书堂映渐难。”^{[15]1725}从使用频率来看，“醒”在唐宋时期表示“酒醒”义的出现频率仍是最高的，其次是表示“睡醒”义，表示“苏醒”义的用法位居第三（参见表3），其他用法仅偶见。

唐宋时期，“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仍是“醒”，偶见“觉”和“寤”出现在该概念域。如《南史·杜龔列传》：“后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17]816}《宣室志·计真》：“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

^① 表3中义净译经六部包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搜神记》指八卷《稗海》本，话本六种包括《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和《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其中《全唐诗》仅统计1-100卷、400-500卷、800-900卷。“苏”“/”前数字为“苏”的单用数，“/”后数字为“复苏、却苏”等的连用数。“寤”“/”前数字为“寤”的单用数，“/”后数字为“寤寐”的连用数。以上各种用法的统计数据都包括其使动用法。

去，因顾道佐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18]295}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仍是“苏”，出现了新成员“苏醒”。“苏醒”在唐代仅见几例，至宋代用例渐多。如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八：“闻此语已，闷落于地。于时以水洒面，还得苏醒。”^{[19]1450}《大宋宣和遗事·亨集·宣和五年》：“李师师见贾奕气倒，则得傍前急救。须臾苏醒，便跳起来向着师师口前，俯伏在地。”^{[20]57}“苏醒”概念域的次要成员“觉”“寤”“醒”的用例都不多见。如《北史·儒林传·权会》：“〔权〕会亦不觉堕驴，迷闷，至明始觉。”^{[21]1354}《宣室志·尹真人》：“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寤。”^{[18]142}

“睡醒”概念域“觉”的用例明显比前期有所增加，仍多单用作谓语，也可和“而VP、VP而”组成连动式，如“惊而觉、觉而有孕、觉而顿愈”等，还可与“令”组成兼语句。例如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七：“伫立久之，触令睡觉。”^{[22]1451}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觉”开始从动词睡醒义引申出名睡眠义。例如：

(7)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瓿茶。（白居易《食后》）

(8) 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敬新磨《六目龟口号（题拟）》，《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一“五代上”）

(9) 三更睡不着，翻身捉得普贤，贬向无生国里，一觉直至天明。（《五灯会元·大沩德干禅师》）

例（7）白居易诗中“一觉”与“两瓿”相对成文，“觉”显然为名词。例（8）敬新磨诗中“觉”与“号”押韵，可见“觉”已经完成了从见母觉韵入声（音 jué）到见母效韵去声（音 jiào）的语音转变。从文献用例看，此期“觉”表示名词睡眠义时，仅能出现在数词（多为“一”）之后，尚未见单用的例子。从语义上

看，“觉”本为瞬间动词，表示从睡眠状态中醒来，“数词+动词”的“一觉”义为醒一次，而醒一次就代表着一次睡眠的结束，由此“一觉”就转指一次睡眠或睡眠一次义，“觉”也就由动词变为了名词。^①

唐代，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用“寤”表示睡醒义，“觉”表示感觉、觉知义，“醒”未出现。如卷二：“于此有新罗人王宪，夜梦有一僧来语云……寤且惊怪，以梦中事语诸道俗。”^{[23]245}但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表示睡醒义都只用“觉”，《全唐诗》和义净译经中“觉”的使用频率也远远高于“寤”。“寤寐”已经词汇化，且使用频率很高。如在调查的《全唐诗》300卷中，“寤”共出现13次，其中5次都是“寤寐”连用。综上可推知，唐代“寤”虽仍在口语中使用，但已明显衰微。至迟到晚唐五代时期，“寤”已完全从本概念域中消失，仅作为构词语素保留在“寤寐”一词中（见表3）。^②唐宋时期，表睡醒义的“醒”呈发展趋势，用例有所增加，但在“睡醒”概念域中仍处于弱势地位。“醒”多独用，也可和“寤、悟、觉”等并列连用，如《敦煌变文校注·八相变（一）》：“言之已了，宫人并总睡著。彩女五百睡著，只留车匿醒悟，被（鞞）得朱骝白马，牵来直近皆（阶）前。”^{[16]512}

四、元明清

元明时期，“醒”除了仍保持“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外，在“睡醒”概念域和“苏醒”概念域中与“觉”“苏”“苏醒”处于激烈竞争阶段。到清代，“苏”语素化，“觉”的主导义位转移，“苏醒”书面语化，“醒”取得了三个概念域的强势主导词地位。三个概念域在元明清几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4。

① 唐宋时期，“数词+动词”用法的“一觉”更为常见，意义为一醒或醒一次。例如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编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2298）

② 按：表3《朱子语类辑略》中出现的4例“寤”为卷八：“寤寐者，身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静也；有梦无梦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寤阳而寐阴，寤清而寐浊，寤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寐而言之。”（张伯行辑订，《朱子语类辑略》，《丛书集成初编》第6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281）可见其中的“寤”并非口语的真是反映。

表4 “醒”“苏”“苏醒”“觉”在元明清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苏醒	苏	苏醒	觉
		酒醒	睡醒				
元代	元刊杂剧	8	1	1	—	—	8
	诸宫调两种	5	—	—	3	—	7
	《元典章·刑部》	1	1	—	—	1	2
	语法资料汇编	2	1/2	2	—	2	4
	平话两种	2	1	—	0/1	—	9
	《南村辍耕录》	2	1	3	5	—	10
明代	《西游记》	7	10	62	1	16	11
	《老乞大谚解》	—	—	—	—	1	—
	《金瓶梅》	9	—	53	0/5	9	7
	《型世言》	6	1	40	2	1	5
	《训世平话》	—	—	—	0/1	—	2
	民歌三种	2	—	16	1	—	3
清代	《海上花列传》	1	—	63	1	1	3
	《儒林外史》	3	4	16	—	—	1
	《老乞大新释》	—	—	1	—	1	—
	《官场现形记》	4	6	40	—	—	—
	《儿女英雄传》	2	—	35	—	2	1

元明时期，“苏醒”概念域的三个成员“苏”“醒”“苏醒”处于激烈竞争中。元代，“醒”的文献分布率已经超过“苏”，但“苏”的总出现数仍较多，“苏醒”的用例最少。“苏醒”与“醒”可在同一段文字中前后出现，语义无别，如例（10）。明代，“苏醒”发展迅速，数量大增，且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如在《西游记》中，“苏醒”共出现16次，其中10次出现在对话中，如例（11）例（12）；6次出现在叙述语中，如例（13）。明代，“苏”则表现出衰微趋势，虽然其文献分布仍较广，但它单用的次数明显减少，更多的是作为构词语素出现在复合词中；“醒”继续稳步发展。清代，“苏”迅速

衰微；“苏醒”用例大减，且仅用于叙述语，表现出较强的书面语色彩；在对话和口语性较强的语境中多用“醒”，如例（14），“醒”成为“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见表5）。

（10）（梅香救科），云：“姐姐，苏醒者！”（正旦醒科）（郑光祖《倩女离魂》第3折）

（11）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苏醒莫怕，臣等都在此护驾哩。”（《西游记》第十一回）

（12）慌得沙僧上前搀住，只叫：“师父苏醒！师父苏醒！”（《西游记》第七十八回）

（13）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三十条绳索，一齐下手，把贼扳翻，都四马攒蹄捆住，却又念念解咒，那伙贼渐渐苏醒。（《西

^① 表4表中“元刊杂剧”指《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法资料汇编”指《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中的元代部分，《训世评话》仅统计白话部分，诸宫调两种包括《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平话两种包括《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民歌三种包括《挂枝儿》《夹竹桃》和《山歌》。“醒”的“苏醒”义用例，“/”前为单用数，后为“醒觉、活醒”等连用的次数。“醒醒”连用记作2次单用。“苏”“/”前为单用数，后为“苏省、复苏”等连用的次数。构词语素如“醒酒石、醒酒汤”等不计入。

《游记》第九十七回) “二老爷进来的时候，我们老爷正发晕过去，至今还没有醒。”（《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四回）

(14)〔黄二麻子〕听见这里的管家说起：

表5 “醒”“觉”在元明清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觉 _动 睡醒		觉 _名 睡眠		
		酒醒	睡醒	苏醒	其它	单用	睡觉	一觉	觉	睡觉
元代	元刊杂剧	1	—	8	1	7	1	1	—	—
	诸宫调两种	—	—	5	—	6	1	2	—	—
	《元典章·刑部》	—	—	1	1	1	1	—	—	—
	语法资料汇编	2	—	2	5	4	—	—	—	—
	平话两种	—	—	2	1	8	1	—	—	—
	《南村辍耕录》	3	—	2	1	10	—	1	—	—
明代	《西游记》	59	3	7	31	11	—	5	4	35
	《老乞大谚解》	1	—	—	1	—	—	—	—	—
	《金瓶梅》	51	2	9	16	6	1	18	7	2
	《型世言》	39	1	6	8	5	—	4	3	1
	《训世平话》	—	—	—	—	2	1	—	—	—
	民歌三种	16	—	2	—	3	—	—	—	2
清代	《海上花列传》	59	4	1	9	3	—	11	4	5
	《儒林外史》	16	—	3	8	1	—	3	4	5
	《老乞大新释》	63	21	—	—	—	—	4	19	40
	《官场现形记》	31	9	4	39	—	—	8	15	43
	《儿女英雄传》	32	3	2	16	1	—	6	—	7

“睡醒”概念域在元代基本上仍保持宋代的格局，一个细微的变化是，出现了“觉”单独做名词充当“睡、困”等主语的用法，仅在《全元散曲》中见到少量这样的用例。比较例(15)与例(16)例(17)，可以看出由“数词+名词”的“一觉”到名词“觉”单用的演变过程。明代，“睡醒”概念域发生了重大调整，“醒”跃升为该概念域最具优势的成员，其用例数远远超过了“觉”。“觉”表示睡醒义的用例

急剧缩减，同时，其作名词表示睡眠义的用例数则大增。名词“觉”不仅可以单用，还可以带定语或者儿化，如例(18)例(19)。“睡觉”连用的形式在唐宋元时期的文献中都仅表睡醒义，^②到明代，其表示睡眠义的用例则远远多于表示睡醒义的用例（见表5）^③。前者如《老乞大新释》：“主人家，点灯来，我好收拾睡觉。点灯来了，墙上好挂。这纯土炕上怎么睡！有甚么草荐，拿几领来铺上。”^{[29]115}后者如《三国演义

① 表5中所列文献与表4中的相同。表5中“醒”的“单用”指“醒”单用表示睡醒义，“睡醒”指“睡醒、困醒”连用表示睡醒义；“其它”指“醒”表示“苏醒；清醒；醒悟；动植物的恢复生机”等引申义。“觉_动”指“觉”做动词表示睡醒义，“单用”指“觉”单用表示睡醒义，“睡觉”指“睡觉、困觉”连用表示睡醒义。“觉_名”指“觉”做名词表示睡眠义，“一觉”为“数词+觉”的用法，“觉”指“觉”单独做名词的用法，“睡觉”指“睡觉、困觉”连用表示睡眠义。

② 王镛、徐之明、王丹、杨吉春等文章^[24-27]分别举出了唐宋元文献中，“睡觉”连用表示睡眠义偶见的几个用例。但据蒋绍愚对宋代282种、元代82种文献的考察，版本可靠的宋元文献中，“睡觉”无一例表示睡眠义。^{[28]211-215}

③ 据杨吉春对明代120种文献的统计，“睡觉”共出现89例，其中表示睡醒义19例，表示睡眠义70例。^[27]

义》第五十五回：“要报孙权，权醉不醒。及至睡觉，已是五更。”^{[30]902}清代，“觉”表示动词睡醒义的用法消失，名词睡眠义成为其主要用法，“睡觉”词汇化后也仅表睡眠义。如例(20)。

(15) 下长生不死碁，养三寸元阳气，落一觉浑沦睡。(赵显宏《双调·殿前欢》)

(16) 穷则穷落觉囹圄睡，消甚奴耕婢织？(马致远《耍孩儿》)

(17) 鸡鸣为利，鸦栖收计，几曾得觉囹圄睡。(曾瑞《中吕·山坡羊》)

(18) 行者道：“兄弟，二更时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头觉里正浓睡也。”(《西游记》第三十八回)

(19) 吴银儿笑道：“娘有了哥儿，和爹自在觉儿也不得睡一个儿。爹几日来这屋里走一遭儿？”(《金瓶梅》第四十四回)

(20) 周瑞家的会意，慌的蹑手蹑脚的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红楼梦》第七回)

明清时期，“醒”跃升为“睡醒”概念域的主导词，睡醒义也成为“醒”使用频次最高的义位。“醒”除了表示睡醒义，又新产生了尚未入睡之义。该意义多与“一两个更次”“一整夜”等时间段搭配，表示一种持续状态。例如《型世言》第十九回：“到夜来，虽是辛苦的人，一觉睡到天亮。但遇了冬天长夜，也便醒一两个更次，竟翻覆不宁。”^{[31]408}《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我这病一发……要是不吃，就只好是眼睁睁的一夜醒到天亮。”^{[32]894}“醒”此种表状态的用法“觉”和“寤”都不具备，该用法的产生应该与“醒”本身的词义有密切关系。因为早在先秦晚期，“醒”就由表示酒醒义的动作动词，引申出表示清醒义状态动词的用法。例如《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33]419}例中“醒”与“醉”对文，表示清醒义，是个状态动词。

五、结 语

笔者以“醒”的跨域词义扩展为主线，考察了“酒醒”概念域、“苏醒”概念域、“睡

醒”概念域主要成员的演变情况。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1)理清了“醒”跨域词义扩展的时间和过程。先秦西汉时期，“醒”仅用于本义酒醒义。南北朝时期，“醒”的义域扩大，开始进入“苏醒”和“睡醒”概念域，但用例很少。唐宋时期，“醒”表示苏醒义、睡醒义的用法固定且数量有所增加。到明代，“醒”成为表示睡醒义的主导词，且又新产生了尚未入睡之义。直到清代，“醒”才成为“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2)勾勒了“酒醒”“苏醒”“睡醒”三个概念域主导词的历时更替和语义演变过程。“酒醒”概念域最为稳定，其主导词一直都是“醒”，没有发生变化。“睡醒”概念域变化最大，其主导词经历了从“寤”“觉”并用(先秦西汉时期)到“觉”强“寤”弱(东汉至唐代)、再由“觉”强“醒”弱(宋元时期)到“觉”被“醒”所替换(明清时期)的一系列变化。“苏醒”概念域，先秦至元代主导词都是“苏”，明代复音词“苏醒”取而代之，清代“醒”又成为主导词。“苏”“寤”被替换之后，其苏醒义和睡醒义仅作为构词语素保存在“苏醒”“寤寐”中。元代，“觉”由动词睡醒义引申出名词睡眠义；清代，“觉”表示睡醒义的用法消失，名词睡眠义成为其主要用法并沿用至今。(3)发现“酒醒”“苏醒”“睡醒”三个概念域之间成员的跨域演变具有不对称性。即“酒醒”概念域的成员可以表示睡醒义和苏醒义，“睡醒”概念域的成员可以表示苏醒义和酒醒义，但未见“苏醒”概念域的成员用于表示睡醒义和酒醒义的。

[参考文献]

- [1] 蒋绍愚.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84-105.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3] 陈彭年, 丘雍, 编. 宋本广韵[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 [4] 杨伯峻, 编著.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5] 胡承珙. 小尔雅义证[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 [6] 孔颖达. 毛诗正义[M]//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

- 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7] 慧琳. 一切经音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
- [8] 王凤阳. 古辞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02-803.
- [9] 吕不韦，著. 陈奇猷，校释. 吕氏春秋新校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 [10] 刘向，集录. 战国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16.
- [11] 昙果，竺大力，译. 修行本起经 [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184.
- [12] 张仲景，撰. 徐彬，注. 金匱要略论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07.
- [13] 陶潜，撰. 汪绍楹，校注. 搜神后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42.
- [14] 王充，撰. 黄晖，校释. 论衡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62.
- [15] 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编纂. 全唐诗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6] 黄征，张涌泉，校注. 敦煌变文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7] 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16.
- [18] 李冗，张读. 独异志 宣室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9] 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卷.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1450.
- [20] 佚名.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 [M]. 北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57.
- [21] 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4.
- [22] 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卷.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1451.
- [23] 圆仁，撰.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45.
- [24] 王镛. 关于“睡觉”成词的时代 [J]. 中国语文，1997 (4)：315-316.
- [25] 徐之明. “觉”作动量用法及“睡觉”成词的年代 [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 (5)：53-55.
- [26] 王丹.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有关问题考辨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 (3)：115-117.
- [27] 杨吉春. 偏义复词“睡觉”意义的嬗变 [J]. 西北师大学报，2004 (2)：25-29.
- [28] 蒋绍愚.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1-215.
- [29] 汪维辉，编.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15.
- [30] 罗贯中. 三国演义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02.
- [31] 陆人龙，编撰. 陈庆浩，校点. 型世言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08.
- [32] 吴敬梓. 儒林外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894.
- [33] 朱熹，撰. 李庆甲，校点. 楚辞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19.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ual Domain Based on the Cross-domain Semantic Extension of XING (醒)

JIA Yan-z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Adopting a combination of factual description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us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and historical lexicolog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ross-domain semantic expansion of XING (醒), which has evolved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wake up from drunkenness to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wake up from sleep and coma, and the meaning of not yet falling aslee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main members of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was also described from five different periods: Pre-Qin and the Western Han Dynastie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Sui Dynasty,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e time and process of XING (醒) cross-domain meaning extension, presents the diachronic replacement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main members of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and points out the cross-domain evolution of members among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is asymmetric.

Key words: XING (醒); conceptual domain of waking up from drunkenness; conceptual domain of waking up from sleep; conceptual domain of waking up from coma; cross-domain evolution

(责任编辑 林 芾)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